

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，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，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。

马克思：《巴枯宁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”一书摘要》
(一八七四年—一八七五年初)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一版第十八卷第六九四页

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。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、刺刀、大炮，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。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，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，来维持自己的统治。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，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？反过来说，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少了吗？

恩格斯：《论权威》（一八七二年十月—一八七三年三月），
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一版第十八卷第三四四页

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、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，那末，说自由的人民国家，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：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，它之所以需要国家，并不是为了自由，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，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，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。

恩格斯：《致奥·倍倍尔的信》（一八七五年三月），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一版第三十四卷第一二二二页

列 宁

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，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……只有